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　2016年11月27日　星期日　第552期 | 新民晚报 | 责编:殷健灵 赵 美　视觉:戚黎明　编辑邮箱:yjl@xmwb.com.cn

拯救阅读

主持人:

阿竹

嘉　宾:

苗　炜　作家
史　航　编剧
曾　琼　作家
王志庚　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主任兼少儿馆馆长

主持人的话:

《哈利·波特》中赫敏的扮演者——英国女演员艾玛沃特森,进行了一场“地铁藏书”行动,她在伦敦地铁藏下了100本书,等待有缘人发现并阅读。受此启发,国内近日也兴起了一场由黄晓明、徐静蕾等明星带头的“丢书大作战”活动,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的地铁里,丢下了一万本图书,意在唤起国人对阅读的热情。但很快引起大片吐槽,质疑该行为在中国的可行性。与这份担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国际童书展的火爆,很多家长推着婴儿车带着小宝宝去到童书展。很多事大家都爱说,从娃娃抓起,拯救阅读这件事,却要从成年人抓起。

史航:

不介意碎片化阅读

星期天夜光杯:前不久,有人发起了“地铁丢书”活动,听说您也参与了。您丢了什么书?

史航:我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丢书。要说选择丢什么书,肯定舍不得丢我那些善本——别人可能当垃圾书,品相看着比较旧。在新书中挑选我感兴趣的、看过的吧——李娟、桑格格,或者一两位日本作家的书。

我要选的书不止一本,但标准都是“入口即化”,不要让人拿到手不知道这个书是干嘛的,我希望拿到书的人看第一页就能够迅速被吸引,不管是悬疑的被吸引还是有趣的被吸引,要丢的书黏度必须很好,要能够黏住读者。

星期天夜光杯:您平时的阅读习惯是怎样的?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有没有给您的阅读带来影响?

史航:我不怎么看电子书,但是我会在网上看网文小说,比如起点中文网,2008年到现在看过一百本以上,都是付费看完本。

星期天夜光杯:您怎么看碎片化阅读正在取代深度阅读这个情况?

史航:我从来不介意所谓的碎片化阅读,我觉得深度阅读只是一个幻觉,在你的深度阅读中一样无数次走神,一样切成了碎片,只是你没有感觉。大多数情况下,你在阅读的时候总会被别的事情打岔,都有碎片的嫌疑。这个时代和别的时代一样适合阅读,如果一个人懒得阅读,不用把责任推给时代。

星期天夜光杯:人们需要深度阅读吗?

史航:我觉得人们只要阅读就行了,深浅这只是个物理属性。

星期天夜光杯:从发布在媒体上的一些数据和相关的文章里,我们总会感受到一些担忧——和许多国家相比,中国人的阅读水平堪忧。我们要如何引导人们回归深度阅读?

史航:每个地方都有看着书就睡着的人,也有很多人是睡着了还在看书的。所有在媒体上撰文认为国人阅读状况堪忧的人,都是浪费自己的阅读时间在说一些废话,老想引导别人的人,可能就是杨绛先生说的,读得太少想得太多的人,是非常滑稽的人。

苗炜:

爱读书和不爱读书的人是两个世界的人

星期天夜光杯:您离开传统媒体去了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,还是做视频的公司,对您的阅读习惯有影响吗?

苗炜:过去的单位大家每天聊的都是书,现在工作的环境里,没有这样的氛围。对我来说,读书是一种习惯了,每天下班回家就会读书,睡觉前躺在床上也会读书,每天的阅读时间大概有三小时。我也看手机上的资讯,看的信息量也不小,很多工作要在手机上完成,所以回家以后就尽量不看手机。

星期天夜光杯:您喜欢读什么书?您觉得深度阅读在您的生活中,占据怎样的分量?

苗炜:我比较喜欢读非虚构类的作品。我觉得深度阅读滋养的是人的精神世界。人是需要一个精神世界的。当然有许多人并不需要精神世界,他们也不读书。

星期天夜光杯:要怎样引导更多的人回归深度阅读?

苗炜:读书越多越会发现这是一个人的事情。爱读书的人和不读书的人是两个世界的人,各有各的活法。

曾琼:

丧失阅读能力很可怕

星期天夜光杯:您在网上的名字叫扫舍,从写博客到微博,一直都有许多网上的粉丝。互联网的发展对您的阅读习惯有影响吗?

曾琼:读书读得最多的是博客时代,那个时候我写很多的博客文章,也读很多的书。之后微博时代,阅读开始碎片化,但微博刚出来的时候还是要在电脑上看的,你不可能睡觉前把电脑搬上床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睡觉前是一定会看书的。有了微信开始,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移动端处理了。阅读量下降得非常快。手机上看到的都只是碎片化的资讯,对我来说,长时间没有文学性的阅读,没有能够启发思考的阅读,是会觉得心慌的。今年开始,我有意识地去读一些比较“重”的东西。这时候我发现,旧有的阅读习惯被碎片化阅读打破之后重新捡拾回来,还是会不一样的,我会容易走神,容易觉得累。不阅读是一件吓人的事情,而丧失阅读能力是更吓人的事情。

星期天夜光杯:您觉得深度阅读意味着什么?

曾琼:深度阅读是在建立哲学系统,我会刻意让自己去读纸本书,纸本书有情境限制,有仪式限制,读那些“重”的东西,是有思想快感的。我是个写作者,在碎片化的环境里,我的文字能力在丧失,表达能力在变得贫乏。文学性写作是建立在大量阅读经典的基础上的,而移动端更多的是一些粗糙的公众号文章,无论是观点体系还是写作方式都很烂,年轻人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是很可怕的,他们不知道好东西是什么。

王志庚:

阅读推广应更多向成人普及

星期天夜光杯:这几年我们看到中国的童书市场很热,儿童阅读推广风生水起,在您看来,在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方面,有什么是已经做得很好的,有什么是大家疏漏了的?

王志庚:中国的儿童阅读推广很有特色,有些地方比国外做得更好。政府在大力推广阅读,儿童阅读推广是其中做得最好的,成果最显著,尤其是早期阅读推广。

要说不足的方面,我觉得现在的儿童阅读主要是在学校外推广,没有进入到学校内部,特别是校长和老师对大阅读和课外阅读没有足够重视。一些一线城市的学校已经在做书香校园建设,很多新书好书都进入到学校图书馆,一些推广人也进入到校园。但是从全国看,老师的队伍还没有发动起来,应该有更多的老师来重视课外阅读,重视大阅读。

星期天夜光杯:一片繁荣的童书市场,有没有什么是需要冷静思考的?

王志庚:童书的总量增加迅速,而儿童的阅读量是有限的。图书总品种数很多,市场竞争激烈,很多好书的阅读量上不去,渠道和地方保护等因素导致很多粗制滥造的童书充斥市场,应该建立出版环节的审读制度,对童书进口要有总量控制,流通环节也要加强监管和引导。

此外,鉴于目前我国儿童的出版物总量很大,各种媒体上充斥着很多儿童阅读指导和推荐书目,目前推荐书目过多过滥,书目的质量参差不齐,有的鱼目混珠,建议全民阅读管理部门联合教育、出版和公共文化部门共同制定一份权威的国家核心童书书目,供家庭、学校和图书馆收藏和推广使用。

星期天夜光杯:中国人的阅读水平逊于许多发达国家。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去提高的?

王志庚:一个国家的阅读做得好,肯定是公共图书馆发达,我们国家的公共图书馆数量较少覆盖面不够广,现在很多民营的绘本馆在推广阅读,弥补了公共图书馆的不足。此外,我觉得,公共的图书馆馆员应该在推广阅读上发挥更大作用。无论是在美国、日本、中国台湾,图书馆员都是在推广阅读方面非常专业的一股力量。

另一方面,家长也非常重要。就我的观察和了解,城市里的家长已经对于孩子的早期阅读达成共识,农村还没有,需要多做工作。

现在,我们的童书一本书卖五万、十万册,已经算畅销书,可是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我们国家童书非常重要的门类——连环画,发行几百万册是很常见的,中国这么多少年儿童,还有那么多学校、公办图书馆,在图书的发行量上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。

星期天夜光杯:我们习惯了什么事情都从娃娃抓起,阅读这件事家长们和孩子相比,谁的状况更令人担忧?

王志庚:从面上看,城市里的孩子阅读量是不小的,北京有个调研,平均阅读量儿童是十本,成人是五本。可能是城市里的节奏太快,生活工作压力大,成人很多转向在手机上的泛阅读了,深度阅读很少。如果家长希望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,自己却天天玩手机,这肯定不是好方法。最好的方式是亲子共读。在家庭中开展研究讨论。这是家长观察儿童,引导儿童的一个重要方式。我们的阅读推广应该更多地向成人社会去普及和推广,这方面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。

星期天夜光杯:阅读对于我们而言,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?

王志庚:阅读对于成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,阅读最重要的是可以启迪思考,无论是功能性阅读,还是兴趣阅读,阅读一个文本可以带来思考,无论是和自己对话还是和书中的人物对话,书本阅读可以让成人有时间和空间去思考,思考是非常有效的自省的方式。